

最后的国门

ZUIHOUDE
GUO
MEN

罗学蓬★著

日寇逞凶，剑指陪都，
重庆成为无可后退的堡垒

鏖战鄂西，决战石牌，
中国军人筑就坚不可摧的防线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最后的国门

ZUIHOUDE
GUO MEN

罗学蓬★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国门 / 罗学蓬著.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29-07054-0

I . ①石… II . ①罗…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1270 号

最后的国门

ZHUIHOU DE GUOMEN

罗学蓬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编辑: 刘嘉

责任编辑: 罗玉平

责任校对: 刘艳

装帧设计: 小白印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 mm×1000 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60 千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054-0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铁血阳刚，气壮山河。这是一部浓墨重彩，全景式反映中日两军宜昌大血战的纪实文学作品。

宜昌数度攻防战，与一九四三年夏的石牌保卫战，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直接决定着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命运。

就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平型关大捷后，又成功打响了百团大战，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了敌后对日作战，极大地牵制了日军军力，支援了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国军队以尸山血海在巍巍西陵峡前竖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最终以无数军民的惨烈牺牲，力保了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最后一道国门不失。

全书笔走龙蛇，气势如虹，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具有史诗般厚重的气魄。

“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引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目录 CONTENTS

楔子	001
第一章 重庆 重庆	008
1. 重庆，一座无可后退的堡垒 / 008	
2. 重庆大轰炸 / 016	
3.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 021	
第二章 从“汉奸”到中华英烈	028
1. 我死则国生 / 028	
2. 巨星陨落 / 051	
3. 泪飞顿作倾盆雨 / 073	
第三章 宜昌——血海之城	079
1. 荣誉一师蒙羞土门垭 / 079	
2. 陈诚临危受命 / 089	
3. 陪都大门轰然洞开 / 093	
4. 磨基山的故事 / 107	
5. 高低手对决 / 117	
6. 各算各的账 / 126	
7. 日本兵！中国兵！ / 138	
第四章 功亏一篑的雪耻之战	146
1. 组建第六战区 / 146	
2. 反攻宜昌 / 148	
3. 九段坂 / 178	
4. 如果再晚到十分钟 / 195	

5. 当代花木兰 / 203

第五章 江北战役 212

1. 横山勇的如意算盘 / 212
2. 立功者一人发一个老婆 / 217
3. 王老虎单骑叫阵 / 228
4. 包子宴上的雷人之语 / 236
5. 杀心腹以立威 / 240
6. 堡垒从内部攻破 / 247

第六章 江南溃败 254

1. 孙连仲丢了防线 / 254
2. 厂窑惨案 / 258
3. 死而复生的“英烈” / 278

第七章 石牌后面就是重庆 284

1. 石牌第一 / 284
2.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听令” / 290
3. 石牌外围，杀声震天 / 296
4. 没有了军舰的中国海军 / 316

第八章 东方“斯大林格勒防线” 331

1. 胡琏的游山玩水 / 331
2. 悲壮祭天 / 338
3. 石牌大血战 / 343
4. 并不完美的胜利大反攻 / 357

后记 368

参阅资料 371

楔子

一九四二年初秋，经过一场恶战后的广州城，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但在日本人的占领下，到处仍然是断垣残壁，显得格外凄凉。

远处的白云山森林里那一望无际的林木都已光秃，褐色皱纹爬满了全身的老树，阴郁地低着头弯着腰，凄楚地站立在如血的骄阳下，一阵轻风吹过，光秃秃的树干上颤颤地缀着几片不肯就去的枯叶，瑟缩地打着旋儿。

白云山的上空，一架零式战斗机飞得很高，在烈日下像一节快速移动的光束，一头钻进了厚厚的云层，随着令人心悸的发动机轰鸣声渐渐减弱，飞机消失在远方的大海深处……

正在中国南部考察的日本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突然接到天皇召见的御旨，与占领广州的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匆匆握别后，登机飞往日本。

由于机身窄小，着陆军大将制服的杉山元一上飞机便将约显臃肿的身体端坐着，将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压在指挥刀柄上。

双眼微闭着的杉山元，此时没有一点睡意，他在认真思考着。他想飞行早点结束，他要向天皇启奏的事有很多；他又想飞行慢点结束，因为他不知道天皇这次召见所为何事，作为参谋总长的他不能没有准备。

此时杉山元的脑子里翻江倒海地反复搜索几次向天皇汇报的事儿，最让他得意的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他与首相近卫文麿、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一起进宫，向天皇禀报大本营联络会议。

那次汇报中，杉山元颇有把握地向天皇启奏了已拟好的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作战计划，并向天皇保证在一百五十天占领东南亚，夺

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天皇签署了作战令。三个月后，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杉山元协助天皇指挥日军把握战争先机，迅速侵入东南亚各国，七十天攻克新加坡，一百天攻克印度尼西亚，占领了东南亚450平方公里和西南太平洋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预定作战计划。那次启奏杉山元准备得非常充分，给天皇留下了深刻印象。

杉山元做事一向谨慎，他不仅重视倾听各方意见，而且喜欢实地考察。自从大本营陆军部拟定“五号作战”方案后，他不断飞去前线调研，这次他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南部一些城市……

飞机在大阪军用机场降落后，杉山元立即马不停蹄地登上早已等候在机场的飞机向东京飞去。

位于东京中心地区的天皇皇宫，被护城河环绕着。皇宫内的皇居、外苑、东苑以及北之丸公园隐蔽在厚厚的石墙、古老的树木和江户时期的护城河内，远处看上去显得既庄严又华丽。

杉山元急速地走在通向皇宫的特别通道二重桥上，天皇的顾问木户内大臣迎上前来说道：“天皇正在‘松之阁’召见外国使臣。”然后将杉山元带到东苑暂候。

坐在皇宫东苑宽大舒适的“竹之间”会客厅里，杉山元手里紧握着“五号作战”方案，欣赏着厅外美丽的风景。突然，杉山元的眼睛停留在一株株修剪整齐的松树上，这些松树虽然经过修剪，但仍然各具姿态和个性，在杉山元眼里就像一群带兵打仗的将军。

不久前在大本营陆军部召开的关于“五号作战”方案会议的情景，又浮现在了杉山元眼前……

一九四二年八月，东京市谷，日本大本营陆军部。

踌躇满志的杉山元，把在各路战场上尽显神威的各路尊神召集到陆军部，野心勃勃地制订下一步全面占领中国的作战计划，企图彻底解决中国事变，一举灭亡中国，以便全身心投入对英美的作战。

杉山元看着面前昂首挺胸、得意洋洋的诸路战将，脸上露出了欣赏的笑容。日本陆军在侵略战争中不遗余力，一马当先，着实让陆军在日本国人面前长了脸，也使得一些对军部不满的人闭上了嘴。

“诸位，现在已经没有人不赞成皇军继续扩大战果，怀疑皇军继续作战的能力了，但是，还有人抓住个别部队的军纪问题大做文章，进而怀疑陆军的神勇威武，这是目光短浅之人的愚蠢之举！以区区小事，以蝇头小利，决不能停止在中国的战事，决不能让皇军的作战成果付诸东流，我们陆军部决不答应！”

杉山元不愧是调动会场气氛的高手，几句假打的说辞便将台下将军们的情绪调动了起来。在跟着叫嚷的将军们中间，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嗓门最高，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停止战争就是背叛，是对天皇的不忠，对这种人必须严惩！”

杉山元见寺内寿一的嗓门太高，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寺内压一压嗓门。

寺内寿一怔了一下，口气稍稍减弱，继续说道：“兵贵神速，这是支那人早就提出的作战法则，我们在支那战场上怎能忘了这一法则？帝国军队现在士气高昂，我们要一鼓作气，乘胜前进，一举领占整个中国，以免支那军重整旗鼓，留下后患。”说到这儿，寺内寿一忍不住将拳头重重地砸向桌面。

看着寺内寿一失态的表现，杉山元未动声色。他知道寺内寿一心中早已窝了一股火，今天不过是借机发泄罢了。

原来，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侵华战争开始后，一直被日军华中派遣军盖了风头。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寺内寿一判断中日两军的决战将在华北展开，于是他命令所属部队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待着同中国军队大打出手。但战事的发展并没朝寺内寿一的期望进行，中国军队没在华北大打，而是调集重兵首先在上海与日军华中方面军大打起来。华中方面军不仅占领了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东方大都市上海，还进而占领了中国首都南京，并沿长江而上，占领了武汉。

日本大本营见华中方面军进展顺利，就把华北方面军的计划搁到一边，全力支持华中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战争的进行，使得华北方面军不得不被动南下协助华中方面军作战。这把寺内寿一着实难过了一把。

不过杉山元并没有过多考虑寺内寿一的情绪，他扫视全场，见冈村宁次坐在下面默默无语。

冈村宁次被点名后，谨慎提出大日本皇军应发动“西安作战”。他的观点是：攻击潼关，以消灭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军队，接着，毁灭延安的中共根据地。冈村宁次认为，攻占西安，可以切断中国政权的西北交通线，给蒋介石政权以沉重打击。

冈村宁次话音刚落，畠俊六便迫不及待站立起来，提出了“长沙、常德作战”的构想。他认为，欲打击重庆国民政府，不如向长沙、常德发起进攻，夺取这一谷仓地带，击溃国民党第六、第九战区军队。

“哼！哼！”

有人夸张地清了清嗓子，众人定眼一看，是西尾寿造。显然，他对以上两位的一番讲话表示了不满。

西尾寿造不紧不慢地说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支那战场上，当然无论从北向南还是由东向西的进攻，都能歼灭支那军队。但是，冈村君站在改善华北治安及对敌压迫之观点，而畠君的长沙、常德作战构想，也仅仅针对支那第六、第九战区军队。二者皆为片面。”

面对西尾寿造的指责，冈村宁次与畠俊六都突地站起来，急欲反驳。

杉山元见势，急忙劝阻二人，说道：“冈村君、畠君、西尾君三位将军都是主攻的，不必自相产生误解，好了，好了，不谈这些事了，下面切入正题，我们来讨论‘五号作战’方案。”

杉山元对坐在身旁的大本营陆军部田边参谋次长示意了一下。

田边突地站起身，眼睛环视一周，然后说道：“要想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单独进行‘西安作战’或‘长沙、常德作战’都不可能达成目的，必须把进攻矛头直指重庆，发动一场以攻占重庆为目标的大规模战役，以迫使蒋政府投降，确立日、满、华合一的‘不败体制’。”

说到这儿，田边看了看冈村宁次与畠俊六，继续说道：“‘西安作战’和‘长沙、常德作战’可以作为这一战役的一部分。发动西安作战，以大约五个师团的兵力，突破黄河天险，歼灭据守在关中地区的支那军队主力，攻占西安和宝鸡，以取得从北方进攻四川平原的出击地。然后，发动进攻四川的作战，以八个师团从西安向南攻进成都平原；武汉方面，以三个师团从宜昌进攻重庆，目的是彻底覆灭国民政府，结束中国战事。”

田边边说边走到墙边，拉开挂在墙上的巨幅军事地图，用指示杖指着图上的方位继续说道：“按照西安、四川作战的‘五号作战’方案，我军

将以主力自西安方面，另以一部自武汉方面发起进攻，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我军第一、第七及第二十八军，先向西安方面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军队进攻，占领西安、宝鸡，然后以第七军确保关中平原，以第一军占领汉中平原，进而推进到广元附近，准备进攻成都。第二十八军由郑县经老河口，沿汉水向汉中发动进攻，配合第一军作战。与此同时，华中方面军的第十一军则以主力由长江沿岸或常德、辰州等地向四川发动进攻，沿途歼灭国民党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军队，进入万县附近地区，这一阶段的作战时间约为两个月。”

说到这儿，田边看了看下面端坐倾听的将领们，顿了顿接着说道：“第二期：第一军自广元方面、第十一军自万县方面，攻入四川腹地，一方面寻求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加以歼灭，另一方面分别攻占成都、重庆；第二十八军则策应第十一军作战。第三期：以一部兵力向四川其他重要地区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同时巩固占领地区。”

田边的发言像扔了一枚重磅炸弹，会场立即沸腾起来，诸路指挥官七八舌吵得乌烟瘴气。

这个方案太对他们胃口了，这些好战分子，一致积极主张进攻重庆。他们认为：如果能攻占重庆，势必影响印度和整个西亚，并促进打通印度洋，与德、意军会师，就能控制全盘战局。因此，覆灭重庆国民政府是促进彻底征服亚洲的唯一办法。

他们估计，为实施这一作战，共需十六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的地面部队及两个飞行师团作为进攻的骨干兵力，其规模之大，将超过过去日军所发动的任何一个战役。为此，日军不得不由日本本土、南洋、中国东北和朝鲜向中国关内战场增调三十六万兵力。

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作为中国战场的日军野战主力军的指挥官，已在长江中游两岸的武汉、长沙地区同中国军队主力多次较量，最了解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也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凭日本现有国力，不可能进攻四川，也不可能彻底覆灭中国。

这时候，杉山元注意到了在座位上不动声色的阿南惟几，对会场压了压手势：“阿南君有何话说？”

众人立即停止了争吵，将目光全部聚集到阿南惟几脸上。

阿南惟几也不站起来，坐在原位上，慢腾腾地质问道：“大本营‘五

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军，还是为了占领重庆？”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是为了歼灭敌军，则派遣军的野战主力第十一军就不必进入四川，深入到地形极为险恶复杂的重庆，在武汉附近寻求战机就行了，因蒋介石的主力大部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岸地区。”然后，他提醒道，“统帅部应该看到，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以八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同长江北面的第五战区、西面第六战区、南面第九战区，共约一百个师的中国军队主力相对峙，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能保住武汉占领区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大举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

阿南惟几的话音刚落，便迎来野心勃勃、不可一世的诸路指挥官的一片谩骂和嘲笑。

正在阿南惟几下不来台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站在了他这一边。

梅津美治郎站起身，铁灰的脸黑着，面无表情地说：“自我大日本帝国决定南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方军’占领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香港和关岛，但很快与美国人的恶战就会到来，加上苏德战争越演越烈，来自北方的威胁一天也不曾减少，对于‘五号作战’方案关东军没有兵力可以抽调！”

有人还要发言，杉山元感到形势很可能朝着不利方面发展，不悦地宣布道：“会议结束，关于‘五号作战’方案待陆军部调研决定后通知各位。”说完快步离开了会场，把一群骄兵悍将晾在了一边。

关东军反对抽兵南下，使大本营对能否实施“五号作战”方案也失去了信心。但是，有着好战本性的杉山元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方案。整天脑子里都在转着“五号作战”方案的他，终于来到了首相东条英机家里，两个战争狂人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西南太平洋上的胜利将大打折扣。

在广州上飞机前，他打电话询问了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说他几天前曾向天皇简约地启奏了“五号作战”方案，并说：“我支持你，但我要去南洋，不然我会与你一同去启奏的。”

一个小时后，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传来打断了他的联想。

杉山元突地站起身，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天皇轻声说了声“来了”，然后走到他面前，木户内大臣上前将木椅放在天皇身后。

天皇坐下后，杉山元把“五号作战”的方案上奏天皇，然后简要地讲述了方案重点。天皇对这一方案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看了看低头回话的杉山元，怀疑地问：“能否从南方抽调兵力加入中国战场？”杉山元回答：“南方军支持这一方案，同意抽调兵力。”天皇得到杉山元肯定的答复后，做了个手势，木户内大臣递上笔，天皇在“五号作战”方案上签了字。

第二天，杉山元正式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下达了“五号作战”计划，指示：“为谋求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预定实施‘五号作战’，目前在可能范围内进行作战准备。”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命令后，开始从各方面为发动“五号作战”做准备。他们设立了特务机关，专门收集四川的情报，并派特务潜入重庆；组织作战参谋乘飞机对进攻路线及四川省的地形进行空中侦察；编训山岳作战大队，准备在进攻四川时担任尖兵。与此同时，各种作战物资也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运往中国。

一时间，中国上空战云密布，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命运难测……

第一章 重庆 重庆

1. 重庆，一座无可后退的堡垒

中国人应该感谢白修德，是他和许多同他一样的高鼻子洋人，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了重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陈诚的专机抵达重庆正是夕阳西下时分。

飞机降落在长江江心的一块狭长平坦的沙洲上，被重庆人叫作珊瑚坝的沙洲两边都有江水流过，面向下游朝天门码头方向，右边水道宽，对面是南岸，风景如画的南山、黄山、汪山、南泉、小泉全都隐藏在南岸连绵起伏的黛色群峰里。左边水道窄，水面上架着一道用许多条木船和长木板子搭就的浮桥，浮桥通向耸立着巍巍高墙的悬崖，悬崖顶上高墙环绕着的，就是重庆城区了。跑道和几排用南竹搭盖的简易平房歪歪斜斜地立在满是鹅卵石的沙洲上。这个简易的机场只能在冬天和春天使用，那时水位低，一到夏天和初秋，随着西藏高原积雪的融化，汹涌澎湃的江水便会将沙洲完全淹没。

能坐四十多人的宽敞机舱里只坐了不到三十个人。与陈诚同机到达重庆的，除了他的副官处处长邱行湘和几名随从，还有两名美军顾问和一位美国记者。

这位美国小伙子就是刚刚完成在河南灾区的采访，在洛阳搭乘美军飞机赶到云南楚雄^①，准备对远征军司令官陈诚再次作专访的白修德。

来到中国时才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白修德，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

^①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驻地。

要的作用是历史学家们后来研究发现的。当时，蒋介石、陈诚和毛泽东、朱德都是他的朋友，他在重庆黄山宋美龄的纯木结构别墅（蒋介石住的云岫楼就在旁边百米远近的一座浓荫蔽日的小山坡上）的风雨廊上，吃过蒋先生最拿手的扬州蛋炒饭，也在延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品尝过饺子和红焖鸡。只不过蒋、陈包括宋美龄在前，毛、朱在后。从地理上讲，白修德是先到的重庆（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后到的延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从政治理念上讲，他是抛弃了老朋友，投向了新朋友。对蒋宋，白修德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尊重”到“惋惜”再到“鄙视”。早期，白修德也和许多美国记者一样，对蒋夫人颇多溢美之词，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当他试图披露某种官方不容易见到的现实时，麻烦就来了，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不断的阻挠。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与政治上已经黑暗得令他彻底绝望的重庆相比，只有陕北的天，才是晴朗的天，中国的天！

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远东版主编四年前刚踏上中国土地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而现在，他以无数篇采写自中国战场的重量级报道，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新闻人。他分别采访过蒋介石夫妇、孔祥熙、林森、孙科、宋子文、李宗仁、阎锡山、何应钦、陈诚，包括年轻的重庆市长吴国桢。许多人接受采访还不止一次，甚至成为了他的朋友——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众多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为争取他的专访而煞费苦心。

民国政府宣传部甚至还聘请他担任新闻顾问，每月的薪酬是法币四百元，这几乎是当时八名中学教师或是政府科长的工资，根据兑换比率，相当于六十五美元。

第一次到重庆的白修德在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很快便对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一座城市里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白修德的眼中，重庆一直依赖于农村。一片片的稻田延伸到古老的城墙边上，在长江河岸下的河滩上，农民满怀希望地种上蔬菜，然后抢在夏日的洪水把他们的小片菜地淹没之前，抢收完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果实。年年如此，让白修德感觉到总有一点重庆人和老天爷下赌注的性质。

他喜欢清晨或是黄昏站在高耸的城墙上跑步或是极目远眺，长江两岸，嘉陵江两旁，月牙形的稻田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再延伸到另一座山头

上，美丽壮观的梯田一片连着一片，好看极了。他知道这些稻田一直能够连到二百七十五英里之外，同样被高墙环绕的另一座大城市成都，他甚至觉得无边无际的稻田可以一直延伸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脚下。

每一天，年轻的白修德像聆听音乐一样聆听着重庆。他经常会像英国绅士那样带着一把雨伞，沿着一条汽车路从两路口步行出发，经过观音岩七星岗走很远的路来到城中心的精神堡垒（今解放碑），登上公园里的高坡，俯视着远处的长江和原野，以及脚下大片的鳞鳞黑瓦，然后马上就有穿越几个世纪，回复到古代的感觉。他步行经过的这条主要街道的两旁有着沿海城市那样的橱窗，商店里卖着布匹、手电筒、汽车零件、美国罐头，还有霓虹灯广告，街上行人也非常多。

但是一走出这条大街马上便会进入幽深曲折的陋巷之中。在他的眼中重庆总是雾气腾腾的，这给人增添了安全感，而一旦遇上难得的晴朗的天气，人们便会紧张了，因为通常这都是日本人的飞机光顾这座城市的日子。走在重庆的小巷子里是轻松惬意的，虽然小巷是那样的窄，以至有的地方他得用雨伞挡着两边屋檐的滴水才能通过。

这一切，组成了香气臭气同时散发的气味交响乐。散发香气的是食品和调料——不少重庆人还把锅灶摆在街边，得意地向来往行人展示他们的烹调手艺——以及鲜花的芬芳、炒熟的板栗、焚香炉，还有鸦片的烟雾。散发出臭气的则是尚未来得及收拾的小孩粪便，和遍地的垃圾。交响乐里自然免不了男人的喊叫，女人的尖叫，婴儿的哭闹，各家各户鸡圈里飞出的声音。还有，就是苦力们挑水时发出的单调的号子和走街串巷的货郎唱出的咏叹调。

重庆，这座雄踞在山巅和匍匐在山谷里的城市，并不需要白修德所见识过的沿海城市那样的政府，西方人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里设置了租界，开办了工业。而与重庆最直接的联系是农村。精明的生意人，把通、南、巴、平大山里山民手上零散的天麻、川贝、虫草、黑木耳、裘皮收进来找到买主便可赚钱。生意做得好的坐庄却没这么辛苦，他们一觉睡到快中午时，去趟茶馆，与收货的跑庄喝茶聊天，有生意做时，把手伸进对方衣袖一番讨价还价，敲定后，中午由卖家请客。然后把山货由重庆通过长江水道发往下游的武汉、上海。它昔日的传统政府尽管残忍却又单纯，政府发号施令的对象是商人、钱庄老板、商店业主等能够向农村和农民提供市场